

對於『肉彈』之輿評

肉彈者、即旅順實戰記之原名也、

萬朝報評

『肉彈』

(日露兩軍勝敗之原因)

初爲第十一師團某聯隊之旗手、繼附入中隊而參加於旅順之攻圍軍中、經歪頭山、劍山、干大山、太白山、大孤山之各占領戰、終至加入三十七年八月下旬之總攻擊中、而突入望臺、在圍牆之間、陷於中隊全滅之悲運、而四肢負大小無數之鎗劍傷而幾死、幸得他聯隊之一兵士所救而得歸、竟喪失右手而僅得左手以執劍者、非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歟。彼揮其唯一之左手、握筆、而記旅順戰之實況、名之曰『肉彈』。

吾讀此書、而有以明白會得我軍隊之所以強之一原因也、此雖非著『肉彈』者之創見、人人皆知所以言之、惟一讀此書、而此印象、更深銘於吾輩之腦面已矣。踰於道旁之老嫗、撥着佛珠而祝曰、

『菩薩要保祐。我們是全靠着兵隊先生的。』祝畢、又伏拜。噫、觀此神情、值不啻割我等之肝。

雖一老嫗、亦得爲君國作軍隊之後援、而其神情之感乎於軍隊者實最深也。且如著者之與從卒高尾文吉、杉村少尉之與從卒伊藤福松、野本伍長之與松本祐市、某軍曹之不顧自己之重傷、而代爲部下之傷兵、懇請軍醫診療、中隊全滅前、伊藤曹長之泣訴著者、等

等、其將校下士卒間之愛情、幾不啻如骨肉。即如著者負重傷而將爲敵兵所捕時、忽得高知聯隊之一等卒近藤竹三郎（亦係負傷者）之救、亦士卒愛重將校之深切、而始有此結果也。此人後爲流彈所中而斃、著者却重得生、故著者於本書中稱此人爲其再生之恩人、而大記特記於卷首。嗚呼、雖一老嫗、亦爲軍隊盡至誠、而軍隊又能相信相愛、爲君國盡犧牲、民與兵、上與下、一致結合如此、是天下之精強也。尙誰得而破之哉。

著者在望臺之圍壁內、受中隊全滅之慘禍、其身又蒙重傷而倒於死屍累累之間時、忽目擊極慘之事、而敘述如次。

予偶見一敵之負傷將校、以右手招人、以左手指着自己之脚。此時一「亦曾負傷」之我之看護手、跳上

敵圍來。敵將校乃拱手對彼要求他代施綑帶於其脚上。於是我看護手乃近接彼前、從腰囊中取出綑帶、不敢拭自己之傷口所流出之血潮、却將敵之傷脚、輕輕卷裹。噫、彼看護手誠能盡仁慈博愛之道矣、蓋彼以爲雖曰敵人、而對於負傷者個人、則杳無何等之私恨、況彼亦同爲國事盡瘁之勇士、故叮嚀懇切、不惜爲其傷脚、施極貴重之綑帶。噫、其仁慈豈非可流芳哉、其義俠豈非可敬慕哉、無論如何殘忍慘惡之敵、對此仁慈義俠之看護、將亦不得不揮淚而感謝千萬也歟。雖然、彼敵將校、果以何物報酬此恩人耶？握手乎、抑感淚乎？曰否否、不然決不然、咄——咄——彼暴戾之將校、竟以手鎗中之一彈、而報此仁慈義俠之看護手也——慘哉、——悲哉、——殘毒哉——嗚呼、文明之人歟、請一記之。——嗚呼、仁慈之士歟、請勿忘

之。——我看護手爲彼施綢帶、將畢、而敵將校乃急拔其腰間之手鎗、一擊以奪去此恩人之生命、——狠心歟、——抑狗肺歟、——噫、目擊此狀之予、其悲憤之念、若何？若何？

吾人觀此事實、而有以知露軍敗北之原因焉、露軍之將校、視其下士卒如馬牛然、橫取下士卒應領之月俸、以恣自己之驕奢、常使下士卒有窮乏之泣而不稍顧恤。今又殺我日本軍之仁慈義俠之看護手、噫、此實貴族將校輩、（露國將校、貴族甚多）無寸分尊人權、重人道之思想之一確證也。彼將校既如此矣、而下士卒遂不親信之、愛重之、故其軍隊之間、常缺一緻。雖露兵非不勇敢、而其所以連戰連敗者、蓋可知矣。

我國今後、貴族將校、亦將漸多矣。雖類於露國將校之人、萬中不可有一、此不待論者矣、然更有一層、不得不

注意者、即軍事當局者、其優遇貴族出身之將校太過、其進級甚速、而其職任、却甚安易、吾人對於此等形跡、不能不忠告苦勸、而乘此機會、故更添此一言者也。近來將開之萬國赤十字大會、我將提供此書中之事實、以鳴露國將校之凶暴狼戾、併可發議、此後須定一條規焉。

令人能感得戰爭之悲慘者、『肉彈』誠一良書也。聞此書不遠將譯成英文而在美國出版云。若是、則有益於熱心研究日本之歐美諸讀書社會、固無論矣、而得資於世道人心者、亦甚不尠也。

日本新聞評

旅順實戰記者、乃一參加入旅順之攻圍中、而突擊望臺、身陷敵圍、蒙數創不能起之重傷、幸得一兵之救、而得

生還之將校、所著之書是也。即實地之軍人、筆記實地之見聞、而世界近來所稱爲無比之悲慘劇之旅順大戰爭、實無一句不帶碧血之色、其悽慘悲酸、幾令人不忍卒讀。曰太白山之激戰、曰戰場之訣別、曰肉彈又肉彈、曰必死隊、曰南山之激戰、等等者、皆其中之題目也。敘事周密、而極其精細、當時之光景、宛然在目。誠近來之快著也。

國民新聞評

在空前之大戰役所謂日露戰役中、其間戰鬪之最激烈、而最足以發揮我軍隊之武勇者、則莫如旅順要塞戰、蓋旅順戰史者、實最壯快、最悲烈、最悽慘之歷史也。本書係櫻井忠溫氏所著、開戰之始、氏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參加於攻圍軍中、在旅順對陣時昇中尉、得一生

於萬死之中、揮殘餘之左手、而描寫旅順攻圍之實況、非想像也、非誇張也、壯極、慘絕之要塞戰、其光景實歷歷焉。且如中尉自中隊長戰死後、代指揮中隊而突擊望臺、身陷敵圍、部下全滅、中尉亦蒙重傷而待死時、忽得一未知兵卒之助、而得脫敵圍等事實、實較小說尤奇、令讀者不覺起肉躍之感。雖所敘述者、僅一小部分而短時間之戰鬪、然由此而旅順攻圍戰之何等激烈、實可得而想見矣。

電報新聞評

著者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者、係在旅順要塞戰中、突擊望臺之際、不幸而陷於敵圍、身受數創而仆、幸有一未知之某一等卒救之、乃得一生於萬死之中之人也。今揮其廢餘之左手而草此實戰記、又附左手所作之

實戰畫一張、彼旅順要塞戰之慘憺光景、得此苦戰之勇士之筆、誠杳無遺憾、而盡得紹介於世、令讀者有如、在流血之裡之想。且救出著者於重圍之中之一等卒、其後不久被流彈所中、得救護著者之軍醫之慰藉而瞑目、其事數之奇、如讀小說。蓋日露戰史中、可大筆特筆之旅順要塞戰、得此人而敘述之、可謂無遺憾矣。其卷首又附大山元帥、乃木大將、以及大隈伯爵等之序文焉。

讀賣新聞評

櫻井中尉者、屬於第十一師團、而參加於旅順之攻戰中、奮闘於敵之堡壘下、遂被敵彈所中、而一時息絕、然終得幸全生命、所謂名譽之負傷者而受國民之尊敬之人也。『肉彈』者、即中尉自出征日起、至負傷日止、詳細

對於『肉彈』之與評

記述其間之經過之作也。如動員令下時、年少氣銳、好鬪喜戰之士官等、果如何之欣喜、彼等在敵地上陸後、見先發軍之戰鬪、果如何之血肉肉躍、當時之狀況、一如親見然。且是書之真價值、在其後半冊、即描寫旅順攻城戰之慘烈是也。攻擊旅順時之慘烈、記其大略之書籍、世上雖已不少、然皆係記述攻圍軍全部之狀態、而就一部面之事實、詳細描寫者、不可多得。此書將一部面之戰狀、詳細寫出、雖不能知戰鬪之大體、然一部之悲慘狀況、杳無遺憾、而盡被描出、令讀者不得不驚歎戰爭之悲慘無極。誠人人應一卒讀之善本也。其卷首又附有大隈伯爵、乃木大將等之序文者焉。

東京朝日新聞評

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英文學者櫻井闕村氏之令弟

也。氏在旅順攻擊中，當第一回總攻擊時，身受數創，失去右手。今因追懷往日之慘烈，而著此書。全編分二十八章，自出師之日始，至中尉負傷之日止，敘述其間之經歷，及其實見之幾多勇士之壯烈談。其卷首則附旅順砲臺真景圖，及負傷時得一兵之助，而得生於九死之中之實況圖（氏左手作）。又附大山元師、乃木大將之題詞，及大隈伯爵之序文。大隈伯之序文中有言曰，今中尉揮其得全於敵彈之前之左手，而敘述此實戰之跡，戰場之壯烈又悲痛之狀態，與武士亦不得不吞暗淚之人情，其消息均被一一傳出。噫，旅順之大活劇，藉此多感之筆描出，以公於世，予實最喜而不自禁者也云云。此言也，誠足以發揮本書之真價值者也。

大阪朝日新聞評

著者，在三十七八年之戰役中，參加於旅順攻圍軍，而從事於壯烈悲痛之戰鬪，終至身負名譽之重傷之勇士也。今揮其殘餘之左手，而記述此實戰之事實，以慰藉陣歿戰友之忠魂。噫，「肉彈」之一篇，實記錄曠古之大悲劇，所謂旅順攻圍軍之活劇者是也。著者俊邁之氣象，與深厚之同情，自然而然，流露於敘述表裏之事實間。實令讀者不覺感泣涕零者焉。書中又插入著者自作之戰場畫一張。此係著者於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之突擊，陷入敵圍而幾乎不免時，得一兵卒之救，故藉殘餘之左手，而描寫當時之狀況，以作感謝之紀念云。一見此圖，可想見戰場悲慘之光景，而令人悚慄。蓋此書實旅順占領之紀念品，而我國民當各寶藏一冊，而不可失者也。

信濃每日新聞評

『肉彈』者、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之實戰談也。氏係櫻井岡村氏之令弟、初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後當第一回旅順總攻擊時、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、乃右手被折、身負九創而不能起、忽得他聯隊之勇士、名近藤竹三郎者之所救、乃始得生還。此著即係揮其殘餘之左手、而起稿作畫以成者也。讀之不覺令人津津有味、一舞而再躍焉。

臺灣日日新聞評

『肉彈』者、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揮其受創未癒之左手而作之旅順實戰記也。日露之役、著者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自南山激戰後、轉戰於劔山、太白山、干大山等數處、後爲小隊長、當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、乃率必

死隊而突擊望臺、初則右手被折而仍不屈、僅提殘兵八名而敢行最後之突擊、不料倏然陷入敵之重圍、四肢共被九創而不能復起、偶得一勇卒之助、而始得全其生命云。故『肉彈』者、實係演活劇於花舞臺之勇士之手所成之實戰記、吾人讀之、但覺興味之津津、而又不得不深表吾等之敬意焉。

▲櫻井中尉、實文武兼長之人也。吾人讀久戰沙場者所作之各種戰史、或從軍記者之觀戰記等書、未有如此『肉彈』之令人感興深也。其敘述之精細、趣味之津津、文章之奇峭、蓋實武學文學、兩者兼備者焉。

▲此書自第一戰友之血塊、第二大命下臨、第三征衣上塗以下各節、敘述船中、及初上陸時南山旅順之形勢、又述歪頭山、劔山、太白山、大孤山等之激戰、而於其間又帶描防禦工事、幕營生活、綑帶所等之實況、

至最後乃揮其極靈妙之筆、而寫旅順第一回總攻擊之光景、至『死中再生』而全篇告竣。筆力勁健、句句有生氣、多情多感、將戰爭之壯觀、及慘狀、巧爲點綴描寫、幾多忠勇士卒之勳績美行、盡被紹介於當世。全編既不背事實、而又不陷於乾燥、興味津津、一如讀小說冒險談。其最後數章、尤爲有味、誠一字比一字又悲壯、一句比一句又痛切、戰場之光景、髮髯在目、幾令人不忍卒讀焉。

▲此書係著者將在戰場上實地見聞、實地觀察、實地經歷之事實、或從正面、或從側面、縱橫描寫而出之之著作、非如載於日報或月報上之觀戰記之乾燥無味者也。書中之人物、雖極不加裝飾、不過自然描寫、然而忽別忽聚、昨日尙笑而祝其健康者、今則已泣而弔其戰死矣等等之事實、直不管一篇之小說焉。

▲卷首附有大山乃木兩大將之題辭、又著者欲表謝其再生之恩人、乃以廢餘之左手所畫成之『勇卒近藤竹三郎、負著者而脫望臺之敵圍之圖、』附於題辭之後。彼慘憺之戰鬪光景、躍然於紙上、誠家庭青年之好讀本、吾人不惜紹介之而且推薦之也。

藝備日日新聞評

「肉彈」者、係參加於旅順之要塞戰中、而失其右手、幸脫死地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揮其左手而成之實戰錄也。其卷首有大山乃木兩大將之題詞、及大隈伯爵之序文、更爲是書增一層之價值、然是書即無此等之表彰、而已十分有趣味、有利益之實戰錄也。誠有開卷而不忍復掩之趣者焉。

山梨日日新聞評

○讀肉彈

一 記者

肉彈者、何物耶、參加於旅順包圍軍中、而突擊望臺、不幸陷入重圍、身受數創、部下殆全滅、將不免爲豺狼之毒牙所嚼時、忽被一勇卒所救出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之實戰記是也。然此係右手已折之中尉、揮左手而記之著作、故悲慘之狀態、壯烈之光景、均得由此而推測之。噫、中尉在旅順時、果係勇敢之戰士、在文壇上、亦實猛烈之飛將軍也。其自序曰、「予素一介之武弁、以文學問世、本非其選、」云々、然一閱此書、決非一介之武弁所能辦、即素以文字聞於世之先生輩、亦不足以追其踵者也。

文章極流暢、然又極圓熟而達於老境。舉目之所睹、身之所經者、而揮此才筆以敘之、令人一遍讀過、感興勃湧、

對於「肉彈」之與評

較讀有名家之小說、更深一層之趣味。時則令人肉躍而氣昂、時則令人暗淚之潑沱、實皆出於自然、而不能自禁者也。

彼敘戰後之南山、而記其火葬場之光景時、言曰、

瞥眼見山之一角、白煙揚天、異臭滿地、噫、此即我軍戰死者之火葬場也。即焚燒那爲國殉難、可尊可貴之犧牲之祭壇也。幾百忠義之魂、將包入此烟中、而還昇於天外也耶。予等不禁脫帽行禮、懷然以弔彼等之英靈。嗚呼、彼故山故水之間、絡絲之老嫗、停手於窗隙之風前、而憂其愛兒、縫征衣之妻、撫乳兒於懷中、而思其良夫時、又安知此時其良夫、其愛兒、肉已飛、骨已摧、血潮流而染草、今又在茲與茶毘一片之煙化作青雲而去耶。

嗚呼、其言果何等之悲痛哉、彼又叙大孤山之戰況曰、

此大突擊命令既下，兩翼並起，左右相應。揚我鬼神之勇威，壓彼魔王之怒嚇。犯天險，冒砲火，攻擊攻擊，前進前進，喊聲轟轟，砲聲殷殷，劍尖閃而砂塵舞，鮮血流而肝腦塗，今則格鬪大混戰。敵人

搖動山上之大石而轉轉墜下之，因之被飛擲於千仞之溪谷間者有之，被壓潰於幾丈之岩石下者亦有之。肉破骨摧，狂叫之聲，怒喝之音，噫，其悲慘之光景，實非世界之常有也。忽然萬歲之聲，上下相應，搖動山脉而起。噫，此何事歟？但見硝煙濛濛之間，翻翻然飄搖者，非我軍之日章旗乎？——蓋予等突擊已奏効也。軍旗既進而翻飛於山頂之岩角間，予等見之，喜極而泣，噫，實真泣矣。

此不過舉其一例，歷歷說來，無一不實況如描。噫，中尉以如此流暢富麗之筆，而作此旅順實戰記，實不易多得

之著作，而戰後所出之讀本，實罕能與之匹敵者。且其卷首所插之題畫，皆中尉揮廢餘之左手而成之物，活寫出救已出死地之一兵卒之勇壯狀態，而當時戰況之悲慘壯烈，又可得而想像，誠於此書上，特放一異彩者焉。

福岡日日新聞評

此書係在旅順攻擊軍中，世人所稱為日露戰爭中之花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所著，插畫亦係中尉之揮毫。中尉當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突擊望臺時，斷其右臂，後雖不復參加戰鬪，而此肉彈一篇，實旅順之實戰記，讀之恰如在實地觀戰然，有肉飛魂躍之概。此種著作而成於軍人之手，實令人更深一層之感慨焉。

防長新聞評

此係著者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勇戰奮闘而失去其片腕之實戰記也。從下動員令起筆，詳敘旅順之要塞戰、文章平易、人人能解。描寫戰闘之各方面、無洩漏處、真極好之紀念書、又足令人想見攻圍軍耐何等之勞苦、而經過此攻擊之長日月也。卷首附有大山元帥、乃木大將之題詞、大隈伯之序文、哈利斯博士之夫人所作之弔魂歌、（弔乃木大將軍之二公子）著者左手所作之「勇卒近藤竹三郎負著者以脫敵壘」之圖、及旅順要塞圖、錦上添花、令人起悲壯淋漓之感。全篇共二百餘頁之大冊也。

山陽新報評

不發射『肉彈』不足以拔此堅壘、此旅順攻圍軍之某

對於『肉彈』之與評

聯隊長、破壞鐵條網時之號令也。此書即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參加入此攻圍軍中、而在旅順激戰之實戰記也。雄偉壯烈、更加兄兒國村氏之刪正、而文筆更覺不凡。插畫亦係中尉所親作。大山元帥題辭曰、一讀是篇、足想見忠勇將卒之風采云、乃木大將又題贈壯烈二字。蓋此雖僅係一方面之戰記、而以此類推、他方面亦可知矣、誠難得之活歷史也。

北國新聞評

此書係第十一師團步兵第二十二聯隊之一旗手、參加於旅順之攻圍軍中、至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第一回總攻擊時、遂為同聯隊之小隊長、而奮闘之末、終在望臺負數處之重傷、幸得一生於萬死之中而還之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於干戈既戢之後、欲慰陣歿戰友之忠魂、

乃揮殘餘之左手而執筆著述者也。事既壯而又慘，其敘實戰之光景，最爲詳密，且趣味之橫溢，行文之流麗，宛有包含劍氣之概，誠近來稀見之快著也。大隈伯序之曰：「今中尉揮其得全於敵彈之前之左手，而敘述此實戰之跡，戰場之壯烈又悲慘之狀態，與武士亦不得不吞暗淚之人情，其消息均被一一傳出，噫，旅順之大活劇，藉此多感之筆描出，以公於世，予實最喜而不自禁者也。闡明王師連戰連捷之真因，表彰忠烈之無名英雄之逸事，安慰晒白骨於遼東之野之幾多勇士之忠魂，曩爲旅順之戰士，今爲文壇之大家，著先鞭於趣味最深之戰爭文學，而大告成功者，其有俟於我櫻井中尉者其不少也。」云云，洵哉斯言。吾人常言國民貴重精神教育，竊願紹介此書於教育家，而從事於普通教育之小學教員諸君，尤爲急當人各一編也。

德島日日新聞評

比小說尤奇，較演劇尤妙者，此旅順實戰記是也。著者櫻井中尉，初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，當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，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，雖右手被折而不屈，提殘兵八名而突入，不料身陷重圍，四肢共被九創而不能復起，幸得他隊之勇士所救，而始得生還之人，故描寫旅順實戰之模樣時，詳而且密，趣味津津，大有不忍釋卷之感。

九州日日新聞評

櫻井氏奉職陸軍，而爲步兵中尉，依皇命而出征，出入於死生之巷，屹立於矢石之間，感勇將猛卒之壯烈，又泣腥風血雨之慘酷，今則干戈既戢而追憶已往，夢想那旅順之烈戰，不得不呵健筆以成此書，故字字皆慘之

極、烈之極、讀之令人有身臨實戰之概。

巖手日報評

旅順者、係擲我忠勇將士之肉彈血烟所奪得之物也。其壯烈淒慘之狀、令人毛髮皆聳。此書、即在此活劇場裡、實嘗慘苦之中尉櫻井忠溫氏之所著並畫、故當時之事、歷歷如示諸掌。真足以使懦夫讀之而亦奮起者也。

愛媛新報評

旅順要塞之攻圍、係日露戰役中最壯絕慘絕之大活劇也、而欲描寫此大活劇、非親臨此大舞臺而演活劇之實戰者不可。本書之著者櫻井中尉、初爲松山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南山戰後、轉戰數處、至旅順第一回總

對於「肉彈」之與評

攻擊時、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、初則右手被折而仍不屈、僅提殘兵八名、而行最後之突入、不幸身陷重圍、得一生於九死之中、今揮劍猶未癒之左手起稿作畫、描寫此大慘劇之實況、而與我國民以新記憶、以成此著作。誠戰捷凱旋之好紀念、又精神教育之良資料也。

少年世界評

去年來本報上所常載之名譽勇士櫻井中尉、今著一旅順實戰記、命名曰肉彈。

中尉之右手已折、人人所知也、故此書之稿及畫、均藉左腕而成者也。

承贈僕一冊、拜讀之餘、知皆係實驗實歷之記事。讀之令人起一層之深感、血湧肉躍者幾回、時則拍案叫快、時則掩卷揮淚、誠近來之快文字也。（巖谷小波）

新公論評

著者係陸軍中尉，即口露戰役中，在難攻不落之旅順攻圍軍中之一將校，經南山之激戰，劍山之占領，以及其他太白山、大孤山之難戰惡戰，至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，突擊望臺而陷入敵圍，身負數創，部下全滅，正在仆而待死時，忽得高知聯隊之一等卒近藤竹三郎之所救，乃出萬死而得一生，悲絕慘絕，幾令人不忍卒讀。氏雖曰，一介武弁，以文事問世，本非其選，然行文之流麗，敘事之莊重，誠此種戰記之上乘品，而今回戰役中實戰記之第一流也。予讀本書，知古人「文足以見人格」之一言，誠不我欺也。聞本書近日在美國將譯成英文，而紹介於世界之文壇。吾知此書一出，必較杜翁之塞拔斯得博爾更博大之歡迎也。

探檢世界評

著者固一軍人，然為鷗村氏之令弟，故富於文詞。曩在旅順包圍軍中，因突擊望臺而失去其右手，及今回念既往，乃揮左手而成此一篇肉彈、誠唯血唯淚所織成之旅順實戰記也。讀者誰能不起肉躍骨鳴之感哉。

文庫評

曾在某會之席上，聞櫻井中尉之旅順實戰談時，余不覺感淚之頻頻。蓋中尉者，即世所謂名譽負傷之軍人中之一人也。氏既斷右手而兩足又僅能運步而已矣，其戰場之慘憺光景，蓋於接氏之風采時，已早瞭然而描出於眼前。故一聞氏之實戰談，遂起一層壯烈悲慘之慨，宛如有自身亦列在戰線之感。况聞氏之實戰談而摧感淚者，不止予一人，凡臨席者皆同抱此感慨者也。

噫、氏一場之戰話、誠令我輩何等之心動也耶。

▲「肉彈」者即櫻井中尉之旅順實戰記也。氏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至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、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、身陷敵圍、四肢蒙九創而不能起、忽得他聯隊之忠勇義烈之一兵卒之助、乃幸得生還、以敘述此大慘戰之實況、則曾聞氏之戰話之予、今更閱此戰記、實令予不禁感淚之重揮焉。

▲「肉彈」一編、二百餘頁之大冊、聞氏係揮其創猶未癒之左手而起稿作畫以成者也。然予以爲此書係名譽負傷將校之手記、並非在文學上賣價值者、雖然、氏之文章、實勝於氏之辯舌、故無論何人、此卷讀終、未有不血湧肉躍者也。

(河原 撫子)

新愛知評

對於「肉彈」之與評

三十七八年之役、著者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、參加於旅順攻圍軍中、當第一回總攻擊時、因突擊望臺、身陷重圍、右手被折、誠九死一生之勇士、今揮左手而成此作、足以徵此書非尋常一樣之戰記可比、且其文章之妙、記述之精、實又罕見其匹者也。

時事新報評

本書係參加於旅順攻圍戰中而失去其右腕、所謂名譽之負傷者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、綿密記述其戰爭之實驗錄也。關於日露戰爭之著作、汗牛充棟、然身與敵接、從事戰鬪之本人、以自己爲中心、而描寫其周圍之光景之書、則除本書外、實不可他求。雖此書不如普通戰史、記述全軍之組織及行動、僅記錄一小局部之事實、然能使讀者恍悟當時實際之戰況、如映於眼底然、起一層

特殊之感慨者，則不得不首推本著也。且著者係一少年軍人，而文藻頗富，敘此悲壯之戰歷，而其筆力無寸毫之遺憾，是書之價值，實益益顯揚焉。今抄出其一節，如敘太白山之攻擊時，

我步兵射則進，止則擊，奮進又躍進矣，然而敵彈橫飛而直掃，以阻止我軍之直接前進，微呼『小隊長殿』者，乃最後之感謝聲，而大叫『阿唷』者，乃彈丸之絕腸聲也。雖然，今非可更念念於此等之劇境及慘狀之時也，當步步前進而逼近敵陣矣。故將校皆揮軍刀而在戰線上彼此馳驅，以鼓舞士氣曰：「旅團長命令內，果如何言之耶，非一則曰賞嘆將卒之勇敢，再則曰務竭死力以占領敵陣云云耶？唯有前進，速進而就死，今則雖半步亦不能停止之時矣。」爲豫備之二個小隊，與工兵隊，亦皆增進至第

一線上矣。終至我第一大隊，已肉薄而近至離敵僅二十米突之處矣。不料前而忽被岩山擋住，峭立如屏風，幾無可插一足之地，故無論如何欲急進，而終不得攀登，而敵彈又從側面『吧喇吧喇』飛擲而來。對於正面之第二中隊，又徒爲敵之機關砲之目標，而審視之，但見其藥々然連續而仆……（中略）未幾遙聞左翼之方，已吹奏嘲哢之『國歌』矣。噫，月影細映於空中，餘音微聳於山谷，實深沁入予等之腦裡者也。『國歌』之喇叭聲，恰如有陛下親身號令曰：『前進——』之感，而將卒皆不期然而然，挺身而勇氣更百倍焉。乃即奮躍前進，冒彈雨，攀岩石，轟地猛進，大放喊聲，而突入敵壘矣。苦戰之狀況，歷々如視。又記述我軍將卒之情誼，及下士卒健氣之舉動，令讀者無一不摧暗淚，尤甚者，著者

負重傷而仆於望臺之山腹時，來一素不相識之他隊之兵卒，不惜冒萬死而救出之，噫，此真可謂我帝國軍人之精華所發揮之處也。著者當第一回總攻擊東錫冠山及望臺時，代戰死之中隊長，指揮所屬之中隊，而猛進以占領望臺，不料忽遇優勢之敵兵之逆襲，遂陷於部下全滅之悲運，右腕爲砲彈所碎，而仆於死屍縱橫之間，惟引領以待死時，乃記述曰：

我軍之砲彈，在予等頭上破裂。着發彈落下於予等之身邊而盛揚血烟。或手或足或頭，但見墨黑之一條一塊，均被寸斷而飛散。……在予左側之一負傷兵，被此砲彈之破片，當頭劈入，於是手搔足扒，苦不勝言，未幾伏地而息絕矣。……乃忽有一人，輕々走近前來，不出聲息而仆倒於予之左側。豈已死歟，蓋假死也。未幾彼附予耳而言曰，『回去罷，我救爾』

對於『肉彈』之興評

予在極苦之呼吸中，開眼視彼，係一不相識之兵卒。其頭上亦包着綳帶者也。……

乃遂負著者於背，而在彈雨之間，一進一止，或仆地而假作死狀，以瞞過敵眼，費半日之辛苦，而始得救之以歸我陣地，其間之光景，果如何悲慘耶。噫，此一兵卒，爲上官故，雖一素不相識之著者，亦不惜冒如此之危險而救出之，其忠魂義膽，真令人驚嘆而不得不捲舌。以上不過舉一二之文例，通全篇而類是者，不遑枚舉。總之欲世人永不忘此日露戰爭之壯觀慘況，則如本書之著作，予甚望其愈多愈流布也。

東京二六新聞評

旅順戰鬪第一負傷者櫻井中尉，揮左腕而記該役之慘况，名之曰『肉彈』，這箇二字，實足以說明旅順役而無